

「完了，完了！……咱田門準毀在他手裏了！……墳地的風水壞了，不出好子弟，……你看看，我病得這個樣子，他還各地方胡跑喪浪蕩，不看守着我哩！……完了，田門完了！……」

病勢日見沉重的田成祥的父親老多，躺在炕上合閉着眼，這樣忽斷忽續地說着，又搖了搖有些僵硬的頭。老多病倒後，打發人找了好幾天，才把成祥找回家來。可是他在家沒有多久，同醫生出去取藥後，又不見影了

。於是老多更生氣了；因而他的病勢一時比一時沉重，他的身體簡直近於僵硬了；翻翻身都很容易。雖然這樣，他憤憤不平，念念不忘的許多心事，更一齊湧上心頭。他說話很費力氣，可是他還那般若斷若續地發牢騷。他慢慢地說完每一句話，就想長歎一口氣，或搖搖頭；但是濃痰老是杜在喉嚨裏，使他鬱悶得難受；而搖頭時，半癱瘓的脖頸也不遂他的指揮，只能貼着枕頭微微動一動。

日夜守着着他的，只有兒媳戚成祥妻和小孫得仁。得仁這時才六七歲，尚不懂人事，不知憂愁，只會聽從母親的話，在祖父屋子裏玩玩就是了。戚祥妻也不過有三十歲上下；碩大的身軀，圓胖的面龐；或者是因為被日夜守着病人的勞苦和對將來生活的憂慮所焦熬，她的面頰，白中帶黃，大而黑的眼睛，濕潤的陰紅；在她的瞳孔的猓癡狀和眉梢的緊蹙上，好像鎖結着無限的憂鬱和心事。

「爹，你好好地養著你的病吧，不要再想不順心的事了！……有您在，好歹是個老子，他不敢明明地胡糟。……若是，……若是沒有您了，誰還管得了他？……爹，你好好地養病吧！」

成祥妻在每次聽見公公老多那樣傷心地發牢騷時，就輕輕地慢慢地在他耳旁，這樣安慰他。可是他的病態非常的沉重，他的滿是皺摺的面皮，黑瘦而乾癟，一點活人的血氣都沒有，老是合閉着眼皮不動，和殯屍一般。她說時，看着他這幅可怕的病態，怎樣想硬着心腸，裝作鎮靜的口氣來安慰他，但是一想到假若公公死後應該如何時，她也抑制不住地淌出淚來了。

成祥妻說過那番安慰話後，公公老多也沒有什麼反應，還是那般死屍一般的躺着不動神色。過了一會。他喀喀地嘆出了一口氣，好像感到些微的舒適，面容上和鬍子的吹動，也顯出了一點活氣。

成祥妻靜靜地坐在公公炕旁，服侍着他的任何動靜。忽然他的頭微微

一顫動，好像要嘆氣或吐痰似的；她正要慰問他時，他已經慢慢的，半吞半吐的，好像每一個字從他的嘴裏迸出，都費了很大的掙扎一般的說道：

「老人們，治下，……治下這點田地，容易，……容易的嗎？……

……一個小支錢，……一個米粒，……一根線頭，……都捨不得糟塌！……天氣一暖和，就……就不穿鞋，不穿襪了。……一條自己

……自己織的粗布褲子，多混半年。……錢一上串，就埋起來，……

……好容易治下這點田地了嗎？……老人們這樣省……細，……都是

怕下輩的。挨餓呀！……瞎，……你看看，成祥這小子，……不愛

幹活，愛穿，胡糟，……成天不回家！……瞎，老人們多慫，穿過鞋

舖的鞋呢？……瞎，你看他，……鞋……衣裳，……那像個正正

經經的種莊稼的人呢？……」

老多這次中斷的時間很久，成祥妻很想插幾句話來安慰安慰，但是她

不知道說什末好。公公老多說的那一番話，句句都是實情，句句都打動了她的心，因而她嗚咽了，但是她極力抑制哭泣的聲音，以防備再被公公聽見了，更使他傷心。

這時老多要想長出幾口氣，可是一口痰卡在喉嚨裏；他用力喀嗽了許久，才吐出來。成祥妻想到公公剛才說話時乾啞的聲音，和現在他喀嗽時的費力樣子，遂即慢慢問道：

「喝口開水嗎，爹？」

這話，他好像沒有聽見，他微微搖了搖頭，又說道：

「老人們，太上癩了，老老實實的，只知道種地。……受人家陳老

仲家的氣。……人家多耕咱的地，人家多拔咱的麥子，……欺服咱！

……咱向來就不敢惹人家。……人家和衙門裏有串換，……我的意

思，是讓他拜個師傅，學學拳腳多交幾個朋友，好頂門戶，過日子，不至

再受人家的冤氣！……咕，誰想到他，……和那些虎朋狗友們玩了玩，就學壞了呢？……」

好像悔恨什末似的，他臉上那剛才泛上來的一點活氣，突然又消融去後，麻痺得更像一塊死肉。

「完了，完了！」他又繼續說道。「田門一定完在他手裏了！……這個小日子，成起來不容易，糟去可容易！……這小日子，受不住他那樣糟塌，……完了，田門完了！……」

「爹，你不要再傷心了，好好養病吧，有你在着，怎末都好辦，……他是沒法子說了！您還不看看得仁嗎？……成祥妻說時，用衣襟擦着眼淚。「得仁像是有出息的孩子，……有您在，得仁總是容易養大成人。……若是，若是沒有你了……」

成祥妻說到這裏，嗚咽得說不成聲調了。

老多一聽到得仁這名子，臉上又泛上一陣活氣，就要勉強笑的樣子。

他用力睜開眼皮，暗淡昏花的瞳孔，無目標地亂望着，問道：

「嘿，得仁！……得仁呢？……嚟，小孫孫……你來爺爺臉前

！……」

「得仁取藥去了，等一會，就回來了。」成祥妻哭喪的臉上，這時也泛上些微的笑容。

老多失望地又合上了眼皮。

不久，得仁提着個斗形的藥包回來了。他長得楞頭楞腦，好像個很颯强的孩子。他不認生，不怕人，可是他只會把兩隻黑大眼睛，睜圓了望着人，而不愛說話；不論母親怎樣教給他見了親戚朋友該說什末客氣話，他從來是不肯說的，於是他母親生氣般的叫他「悶頭」。但是老多早先時極反對叫這種名子，因為他有點迷信：一來像孔子所說的「名不正則言不順

「；二來怕不悶的人，也給悶了。」

這天，在屋外她小聲教得仁到祖父面前說幾句安慰他的話，可是他只撅起嘴來不言語。

「怎末你讓我這樣生氣呢？你爺爺死了，我們還有混的嗎？……你爹得把咱趕出家去！」她說時就滴滴的又流下淚來了。

得仁受感動似的，一扭身子跑到祖父面前，嚷道：

「爺爺，抓藥來了。」

「唔，唔，得仁你來了！」一層笑容在他的麻痺的臉上，重新的活躍起來了；他睜開兩張瘦憔悴的眼皮，暗淡無力地望着他。他那乾巴巴的嘴張開，好像有許多話要說，而一時說不出來的樣子。喘上一口氣後，才說道：

「你把手遞給我摸摸，唔……苦命的小孫子呀！」

老多要想伸出手來撫摸他，但是他的四肢癱麻得不受他的指揮。她看

出公公這種痛苦的情形來，趕快給他掀開被子，扶着他那隻黑乾如老樹皮般的手掌，和得仁的嫩明的小手握上了。

「唔唔，得仁……小孫孫，田門就看你這枝根苗了！……唔……」
「老多死硬握了握得仁的小胳膊，又撫摸他的頭髮。

得仁的母親，這時就用手指點他，提醒他要按着她剛才囑咐的話，安慰祖父。可是他還是默默的沈悶着不說，母親在一旁非常着急，又小聲警告道：

「忘了嗎？……沒有材料的東西！」

「爺爺！……你好好養着吧！……我大了，一定學好。……」
突然得仁口白生澀的也說出來了。

「好孫子，好……就看你這枝根了！……你爹是指望不得了！……
……好得仁孫孫，你很有出息，……你爺爺沒有白白親了你！……」

老多暗昏的睡光，也閃耀出了笑色；得仁母親在一旁看見自己的兒，還能聽從自己的話，也微微泛上喜容了。

「爺爺你可別死了呀！你若死了，爹一定把我和我娘，趕走了呀！……」得仁突然又這樣說道。他雖然很稚幼，好像也懂得了人事般的，在他說這話後，他也低垂下頭去，流出淚來了。

「他敢……他敢……」老多用力搖了搖頭，氣憤地說道。

他母親聽見他那一番話，吃了一驚；讓他在祖父面前說的話沒有說完，善，而却說出那種更令病人痛苦的話來；所以她在旁趕快擺手，暗示給他不可再那樣說下去，可是一見到自己的兒子也知道傷心落淚時，她更忍不住地淌出淚來了。

老多聽見孫子得仁那番話後，傷心地頭眼一發黑，又合上眼了。這次，他的臉色更顯得憔悴、陰慘，在殯屍一般的黑瘦面皮上，又不斷地泛起

陰暗的表情，好像他有無限的憂慮，在他的心胸中衝湧着，使他得不到片刻的安寧，片刻的休息。

成祥妻又把得仁叫在外屋，教給他安慰祖父的話，並囑咐他不要多說別的激起祖父再傷心痛苦的言語。

得仁到祖父面前撫摸着他的手臂，照母親教給的那一番話，安慰了一會祖父後，可是他不再睜眼睛，露出笑容來了。

過了一霎，他仍是合閉着眼，枯澀嘴唇微微動着說道。

「得仁孫孫，……你會學好的，……有出息的，……你爺爺親你，一定親愛你。……可是你爹，……管不了，我活着的時候，還管不了！……我死了，瞎，他更要造反了！……」

老多這一會說話的口氣更微弱更乾澀了；他說一句，就要長嘆一口氣，好像痛苦的呻吟一般。

得仁依着祖父的炕沿，沈默着。

得仁的母親在一旁用去過實粒的高粱穗，熬着藥。她呆呆地望着沸跳的藥湯，好像在想什末似的，有時又長歎幾口氣，有時却又淌淌地滾出淚珠來。

室內什末別的動聲都沒有，死一般的沈寂，在這沈寂的空氣中，擴散着草藥的氣味。

老多呻吟的聲音非常微弱，成祥妻暗泣的聲音也很隱約不明，因而在這死氣沈沈的屋裏，只有蒼蠅「嗡嗡」的號叫，像向垂危的病人，示威一般，特別惹人心緒。

在這種情形下，好像蒼蠅的號叫和藥湯的沸跳聲，正在相互爭雄；其它的都像死氣沈沈的而漸走入黑暗寂滅中了。

「還沒找者，……找到成祥嗎？……噫，我病得這樣重，……」

他……」

老多忽然又這樣問道。在他的呻吟般的嘆氣，和沈重而喘囁的聲中，表露出他的內心，並不像他的外貌那般靜止；好像有無窮的思潮，鼓蕩着他的心坎，有無限的話要吞白，而終究表示不出來似的難受的樣子。

成祥妻對於公公的這問話，也無法回答，只好順口說幾句安慰他的話道：

「雙牛找他去了，一會就來。」

老多又喀嗽了喀嗽，喘喘的吐出了一口痰，長嘆了一聲沒有再說什末。得仁離開祖父的炕沿，坐在母親旁邊的一個矮板凳上，也和他母親一般，無目的地望着藥鍋發獃。

剛才成祥妻呆呆地望着藥湯的時候，突然聽到丈夫的名子，身上立即打了個寒戰，好像預感到了什末未來的恐怖般的，不安了很久。

過一會，藥熬好了，澄在盤裏，端在公公枕頭旁，又預備上兩杯開白水；她坐在炕沿上又發起呆來了。

她扶着公公吃下藥湯後不久，雙牛輕輕地邁着步，好像怕被病人聽見他來般的走進外間屋，向內屋成祥妻擺手，召她出來。雙牛是成仁的本姓叔叔，在他家當長工多年了；他這天一早就去找成祥去了，幾可費了多半天的工夫，而結果仍沒有找到；所以他怕這事被成祥知道了，更加生氣。成祥妻一見他獨自一人回來，又向她擺手，這時她已經明白了他是沒有找到成祥了。她趁着公公合着眼皮不動時，遂即輕輕來到外屋。

「沒有，各處都找到了，沒有他。」雙牛很焦急地喘着氣，小聲說：他那蠶厚的黑紅的臉上，擠出幾滴汗珠。

「他到底窩在那個浪婆娘家裏了呢？……他常去的那幾家，你都找到了？」成祥妻很詫異地問道。

「都找到了。」

「誰在外間屋裏說話的，不進來？……」老多忽然用力地提高嗓音，不耐煩地問道。

「是我，大伯。……你的病，好點嗎？」雙牛應聲，向內屋走進去
了。

「成祥呢？你不是……找他去了嗎？……」

「對他說是成祥到外鄉請先生去了吧！」成祥妻趕快小聲向雙牛獻計
道。

「他上外鄉去請先生去了。……這個先生藥，吃了老不見大好呀
。……」雙牛就在他身旁慢慢說道。

「碎碎，……他上外村請先生去了？……沒有，決不是。……
你不用騙我！……你別看着我病了，我比你還明白。……他願意我早

死了，他好信着性兒胡糟一氣，沒有人再敢管他！……「噓，他就把我氣死了！……」

「成祥哥是請先生去了。……吃下藥去，見好嗎，大伯？……」
雙牛想用這話打岔。

「噓！……」老多長嘆了口氣，喘喘地喀嗽着，過了一會才繼續說道：「早死了吧早死了就心靜了！……省得睜眼看着他胡糟，……敗家，……讓我生氣。……噓，早些死了吧！……什末也看不見了，倒也心靜！……噓，完了……」

「爹，好好養着吧，別再生氣了。他是沒有指望的了，你還不看看你得仁嗎？……」成祥妻說時一手拭着流下來的眼淚和鼻涕。

「大伯，你看看你得仁，您好好養病吧！」

「噓噓，……家門不幸，出敗家子！……完了，完了，噓，苦命

的得仁孫孫，…我也不能看着你長大人了！…噫，你爹……」

老多說這話時，忽然聲音很急促；說過一句話後，喘喘的，好像運轉不過氣來。他的臉色愈變作灰暗；肉皮麻痺了般的，微微打抽搐。

大家沉默着哭泣，室內是死氣沉沉的陰森。

過了一會，醫生李進矩來了。

「見好嗎？」他望着病人，冷冷地說道。

「不見好。」

「不見好？」醫生拿起那藥方來，細細端詳了會，忽然又問道：「今

天吃的這個藥方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新開的那藥方呢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